

(法) 雅斯米纳·卡黛哈 著
繆咏华 译

YASMINA KHADRA

哀伤的墙

L'ATTENTAT

所喜店

(法) 雅斯米纳·卡黛哈 著
缪咏华 译

哀伤的墙

L'ATTENTAT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哀伤的墙 / (法) 雅斯米纳·卡黛哈著; 缪咏华译. —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6.5
ISBN 978-7-5426-5591-2

I. ①哀… II. ①雅…②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11422 号

Original title: L'attentat by Yasmina KHADRA

©Editions Julliard, Paris, 2005

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, Paris

迪法国际版权代理 (www.divas-book.com).

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木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

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9-2016-327 号

哀伤的墙

著 者 / (法) 雅斯米纳·卡黛哈

译 者 / 缪咏华

责任编辑 / 黄 韬

特约编辑 / 王轶华

装帧设计 / 韩 笑

出 版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

网 址 / www.sjpc1932.com

发 行 /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 话 / 010-68423599 邮箱 /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印 刷 /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 / 150 千字

印 张 / 8.7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5591-2 / I · 1140

定 价 / 3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www.readinglife.com
出品

前奏曲

我不记得听到爆炸声，或许听到了一种嘶嘶声，就像撕裂织品的声音，但又不确定。当时我的注意力受到他的吸引，就是那位被众人奉若神明的教长。信徒簇拥着他，贴身保镖设法帮他的座车开出条路来。“拜托，借过一下。麻烦各位，请让让。”忠诚的信徒们推来挤去，就为了想要更近距离看到教长，摸摸他长袍的下摆。这位饱受尊崇的老者不时转身，对熟人致意或向门徒答谢，苦行僧般的脸上闪耀着坚定、如弯刀刀锋般的光芒。亢奋的人群拥挤成一团，我很想从人群中突围出去，但始终没办法。教长进到车里，一只手还在防弹玻璃窗后使劲挥舞着，两名保镖在他的左右……然后就什么都没了。某样东西划破天际，像道闪电在路

中央飞快亮了一下，爆炸的震波朝我直劈而来，也驱散了害我动弹不得的狂热群众。刹时，天空崩陷，前一秒马路两旁还有虔诚的信众夹道欢迎，现在一切天翻地覆。那是一个男子吗？还是个男孩的身体？像一道隐隐约约的闪光令我眼前一花。怎么回事？尘土飞扬，烈火席卷而来，万千火花向我猛烈进射。我依稀能感觉到自己的全身在爆炸的呼啸声中快散开了，快解体了……几公尺外——或几光年外——教长座车喷出熊熊烈焰。贪婪的火舌吞噬了座车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骇人的焦味。这些动静想必很恐怖，我却什么都感觉不到，双耳突然全聋了。这样一来我很高兴，因为听不见城里的喧嚣，我什么都听不到，什么都感觉不到，只是不停地飘荡，飘荡。我飘了好久好久，终于坠落到地上，天旋地转，通体皆散，在街头袭击的恐惧下，我双眼圆睁。就在我落地的那个当下，周遭的一切都凝结不动：支离破碎的座车上方的烈焰、火光、烟雾、混乱、气味、时间……耳中只听闻一声天籁，向深不可测的死寂唱道：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去的，会回到我们的家园。那又不像是个声音，反而更像是一种轻微的颤抖，漂浮在水面上。我的思绪里面有某个地方又活跃了起来……妈妈，有个孩子喊着。他的呼唤虽微弱，却清晰、纯净。那声音来自远方，宁静的他方……吞噬座车的大火持续肆虐，火花四溅……我的手在砾石堆中摸索；

我想我应该是受伤了。我想要挪动双腿、抬起头，但肌肉全都不听指挥。妈妈，那孩子喊着……我在这儿，阿敏……她来了，就在那里，妈妈从烟幕中现身了。她在停格了的断垣残壁、冻结了的姿势、大张着向深渊呐喊的一张张嘴巴中间，往前行进。突然间，我把罩着乳白色面纱、面露殉难神情的她当成了圣母。我母亲一向都是如此，像一枝明亮又哀伤的蜡烛。她只要把手放在我滚烫的额头上，便可将高烧与担忧吸收……而她现在已经来到这儿了，她的法力丝毫未减。我打了个寒颤，摆脱了世俗的羁绊，将思想全部放空。火焰又跳起了死亡之舞，所经之处爆裂四起，恐慌一发不可收拾……一名男子，衣服被烧得焦烂，脸孔与手臂被熏得乌黑，还企图接近起火的座车。即使他伤势严重，但不知打哪来的一股拗劲，让他依然不惜一切也要救出教长。他的手只要一放在车门上，熊熊窜起的烈焰就将他逼退。车内，中了埋伏的那几人则浑身火焰。两名脸色宛若幽灵般惨白、满身是血的汉子从另一边推进，打算硬从后门抢入车中。我看到他们大声嘶吼，不知是在发号施令，或因疼痛使然，反正我听不到。我附近有个毁了容的老头，露出呆滞的眼神盯着我瞧，似乎浑然不觉自己的肠子在空中飞舞，鲜血如瀑布般喷洒到坑坑洼洼的地面。一个受了伤的人在石砾堆上爬行，背上好大一个伤口还冒着烟，神志不清的他，一面哀嚎着，

刚好爬经我身边，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，眼睛睁得好大，彷彿无法相信这种事竟然会发生，竟然会发生在他身上。那两名鬼魅般的男子终于打破挡风玻璃，扑进车厢。别的幸存者也前去帮忙救援，赤手空拳，将冒着火的车壳给掀了，打破窗玻璃，跟车门死命拼搏，终于把教长的尸首给拖了出来。五六双胳膊抬着他远离座车的残骸，其他人七手八脚努力拍熄教长衣物上的火星，随后将他平放在人行道上。此时我的髋骨处传来一阵剧痛，如万千针扎般的刺痛，我的长裤几乎全被烧毁，只剩下几块烧焦了的破布可以蔽体。我的小腿歪向胸部的的位置，既怪异又恐怖，靠着一小块皮肉与大腿相连。就这么一下子，我全身气力尽失，感到四肢百骨一一散开，已然解体……滴嘟滴嘟，救护车终于赶到我这里；路面的嘈杂声又逐渐从背景浮现，向我袭来，吵闹不堪。有人俯在我身上，草草听了听诊，就走远了。我看到他蹲在一堆焦黑的肉团前，量着脉搏，接着就对担架员打了个手势。另有一个男子过来拉起我的手腕，不久之后又立刻放下，然后说：“这家伙完了。我们也无能为力。”我想叫他别走，求他再检查一下，胳膊却不听使唤，一动也不动。妈妈，那孩子又在呼唤……我在一片混乱中找妈妈……放眼望去，却看见一望无际的果园……祖父的果园……族长的果园……一个每天都是夏日的柑橙国度……还有一个梦想攀上山脊顶峰的男孩。

蓝得透亮的天空。柑橙树枝桠相连，无边无际。那孩子12岁，有一颗如瓷器般易碎的心。在这个年龄，他见到什么就爱什么，他的信心与喜悦同样强烈，他想要摘下月亮放入口中大嚼，就像采果子大口咀嚼一样；他以为只要伸伸手，全世界的幸福都会手到擒来……然而现在，在我眼前，尽管眼前的悲剧已经永远摧毁了我对果园的回忆，尽管好多人在马路上奄奄一息，尽管大火最后终于吞噬了教长的座车，记忆中那个男孩还是蹦蹦跳跳，张开双臂，犹如老鹰展翅，在果园中奔跑，身旁每棵果树都是一方仙境。泪水又淌在了我的双颊……“若有人告诉你男儿有泪不轻弹，那人根本就不知道何谓男人，”我正在停放祖父遗体的房里哭得伤心欲绝时，父亲走上前告诉我，“儿子啊，哭并不丢脸。眼泪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崇高的东西。”由于我还是不肯松开祖父的手。父亲蹲在我面前，将我揽到怀里。“留在这边什么用都没有。逝者已矣，已经结束了，就某方面来说，他们已洗净罪孽。至于生者，只不过是日限之日到来前的幽灵罢了。”两名担架员抬起我，扔到担架上。救护车倒着车开近目的地，车尾门大开。几双手将我拖出车厢内，扔到一堆尸体中间。我听到自己耗尽最后一口气力，正在呜咽：“真主啊，如果这是个可怕的噩梦，让我清醒吧。立刻就醒……”

第一章

手术后，院长伊斯拉·本哈伊姆到我办公室来看我。虽然他已经 60 出头，天生胖乎乎的，可是依然健旺矍铄，精神抖擞。医院里大家给他起了个“老士官长”的外号，因为他虽然极其专制，幽默感始终慢半拍，但要是碰上重大事件，他总是第一个卷起袖子，挨到最后一个才脱身的。

我还没入以色列籍之前，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外科医生，正用尽一切办法成为正式住院医师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在本院服务了。虽然当时他只是个小小的外科主任，但还是尽量利用自己职位上有限的影响力，不让人家诽谤我。当年，我身为贝都因人之子，想打入受过菁英教育的同侪圈子，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排斥。我同届

同学都是些富裕的犹太人，戴着金手链，停车场上停的都是敞篷轿车。他们看不起我，同时把我的每一项成就看做是对他们社会地位的威胁。有时有些同事欺负我过了头，伊斯拉甚至不问青红皂白就自然而然地跟我站在同一边。

伊斯拉没敲门就推门进来，歪着头看我，唇边带着一抹微笑。这是他表示自己很满意的方式。于是我把椅子转过来面向他，他取下眼镜，拿白袍下摆擦了擦，说道：“你简直就像去了地狱一趟把病人给带回来似的。”

“别夸张了。”

他将眼镜戴回朝天鼻上，点了点头，沉思了一会儿，眼神又恢复严峻。

“你今晚来俱乐部吗？”

“不可能，我太太今天回来。”

“那我怎么报仇？”

“报哪个仇？你从来就没赢过我半局。”

“阿敏，你不遵守游戏规则，老是趁我状况不好的时候赢我。我觉得今天状况好得很，你倒想溜了。”

我靠在椅背上，好把他看个清楚。

“可怜的伊斯拉，你想听我说吗？你啊，出手没当年那么狠嘍，

我可真怪自己占你便宜呢。”

“话别说得那么满，总有一天我叫你哑口无言，永远封住你的嘴。”

“那你不需要网球拍，只管叫我卷铺盖走路不就结了。”

他答应会好好想想，手指在太阳穴不经意地点了点，算打了招呼，就回到走廊，教训起护士来了。

剩下我一个人，我努力回想伊斯拉闯进来前我在做什么，然后想起来了，我正打算打电话给我太太。我拿起话筒，拨了家里的号码，响了第七声后，我就挂断了。手表指着午后1点12分。要是我太太丝涵坐上9点那班车，她应该到家好一阵子了啊。

“别想太多！”晶恩·耶胡达突然闯进这间斗室，吓了我一跳。她连忙说道，“我进来前先敲过门。是你自己魂不守舍的……”

“抱歉，我没听到你进来。”

她装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摆了摆手，要我免了抱歉，看到我眉毛皱成一团，她问道：“你打电话回家？”

“什么事都瞒不过你。”

“这还用说。丝涵还没到家？”

晶恩如此敏锐，让我很受不了，不过我已经习惯了。我从大学时期就认识她。我们虽不同届，可是却一见如故。她很美，很自然，

很大方，不像别的女学生，就算是跟阿拉伯人借个打火机也会三思而后行，哪怕是个聪明帅气的阿拉伯小伙子也一样。晶恩很爱笑，对人掏心掏肺。我们交往过一阵子，彼此感情纯真到令人难以置信。后来有一名俄罗斯的年轻男神从天而降，把她从我身边抢走，害的我非常痛苦。他又帅又会玩，我没什么好不服气的。之后我娶了丝涵，那个俄国人则在苏联帝国瓦解的隔天不告而别。晶恩和我则依然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我们俩合作无间，两人拥有出奇的默契。

“今天假期刚结束，”她提醒我，“路上一定大塞车。你有没有打到她外婆家试试看？”

“农场没电话。”

“打她手机。”

“她手机放在家里忘了带出门。”

她双手一摊，表示听天由命。

“运气不好。”

“谁？”

她挑起美丽的眉毛，用手指着我，要我注意点。

“有些人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可悲的是，这些人没有勇气去付诸实践，然后不了了之。”

“那我展现勇气的时候到啰，”我边起身边说，“手术过程很辛苦，咱们需要恢复元气……”

我拉着她的手肘，把她推到走廊。

“美女，走我前面。我要好好欣赏你的背后风光。”

“丝涵在的话，你还敢对我这么说吗？”

“只有笨蛋才不懂得见风使舵。”

晶恩的笑声在回廊中蔓延开来，宛若出现在养老院的一个亮丽花环。

我们刚吃完，伊兰·罗斯就到员工餐厅来了。他端了满满一餐盘食物，在我右边坐下，这样他才能坐在晶恩正对面。他大肚子上的罩衫左右敞开，红通通的脸颊松垮，一口气先吞下三片冷肉，才拿餐巾纸擦了擦嘴。

“你还找不找度假屋？”他一边问我，一边还在狼吞虎咽。

“要看地点吧。”

“我好不容易帮你找了一个。离亚实基伦不远。很漂亮的小别墅，应有尽有，够你远离尘嚣的了。”

大约从一年多前开始，我和妻子动了“买个海边度假小屋”的念头。丝涵喜欢海。只要我有休假，我们都会跳上车到海边去。